



□ 12  
3773  
3



春秋左傳補疏卷一



江都焦循學



隱公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

循按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方與晉灼音房豫有橐莽曰高平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左傳隱九年費伯城郎杜預曰縣東南有郁郎亭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有方與有高平侯國此高平侯國即郡國志之高平侯

國章帝更橐而名之者其分山陽郡所置之東平國則統七縣而方與及東平侯國皆屬之杜氏用其時郡邑以明春秋傳所云高平方與縣乃指高平國所領之方與縣則郁郎亭自在方與不在高平侯國郡國志高平侯國之外別有方與方與在漢屬山陽晉屬高平與東平侯國改自橐縣者自異劉昭引杜預指高平侯國非也郡國志方與有魯侯觀魚臺蓋今之魚臺縣

**傳**有蜚不為災注蜚負蟻也

循按負蟻之名說文有二虫部云蟻自蟻也此爾雅

之草蝨負蟻也蟲部云蠹臭蟲負蟻也此爾雅之蠹蟻即此蜚也郭璞注盧蟹作負盤臭蟲盤與蟻音同可通用此注作蟻正與說文同非誤

二年經公會戎于潛注潛魯地

循按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地名常為詩居常與許之常潛即此潛也

四年經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濮陳地水名

循按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濮陳地索隱亦引賈逵曰濮陳地杜本賈服也而係以水名乃說文濮

水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為魯地水經瓠子河出東  
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縣為新溝又北東過廩  
邱縣為濮水然則陳無濮水矣哀二十七年齊陳成  
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須涉濮水亦非陳地釋例土  
地名闕疑為是

<sup>六</sup>年傳猶懼不蕪注蕪至也

循按莊公九年盟于蕪公羊穀梁作暨韋昭國語注  
暨至也杜以蕪通暨故訓至爾雅逮及暨與也暨訓  
至不若訓及善鄭以勸來者猶恐不及於義為達訓  
至於上下兩來字且複矣

<sup>九</sup>年傳乃可以逞注逞解也

循按逞訓解本方言也杜於他處逞字皆訓快此訓  
解者成二年臧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但能  
備難無所為快故亦以解訓之以為可以解免齊楚  
之同我也此北戎侵鄭鄭伯患之則公子突以為可  
逞亦以為可以解免北戎之患也乃僖二十三年傳  
已則不明而殺人以呈釋文呈本亦作逞廣雅呈解  
也杜以殺人不宜訓解故訓快成二年晉侯將伐鄭  
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注云逞快  
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

德此兩逞字當以上逞字訓快下逞字訓解晉可以逞謂可以解憂下文云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憂可立俟則不可解矣快喜也解說也其義亦相通有所鬱而紓之謂之快樂可也謂之解緩亦可也

年十一

**傳**而禱於其主鍾巫注主尹氏所主祭

循按史記集解引賈逵曰鍾巫祭名也下文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然則鍾巫在鄭爲尹氏所主祭公立於魯則公以之爲祭主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服其明能

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神物憑之卽巫以爲神故卽名其神鍾巫尹氏主之者所謂家爲巫史也隱公禱而得歸遂亦信而立爲祭主辭氏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秉蘭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祓除用女巫招魂用男巫鄭人家主巫祭固風俗使然男巫女巫皆無數鄭氏云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鍾巫爲尹

氏之祭主此之謂矣

桓公二年經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注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正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釋例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邱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弑者三直是弑死相及卽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

他例也

循按公羊傳於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互相比例以稱其賢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云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弑孔父孔父閑也閑謂捍禦兩傳深得春秋書死難之義乃左氏則謂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啖子曰古者大夫猶皆乘車其

妻安得在路使人見其貌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爲女色遂妄爲此說耳因而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又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此杜預所據以定孔父之罪案也乃司馬則然左氏明指爲華督之言督誣孔父之言而可據乎三國魏志齊王芳紀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大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尙書丁謐鄧颺何

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三年四月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年春二月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元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三月廢皇后張氏秋九月大將軍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諱迎六宮家人畱止內房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

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  
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芳歸藩於齊以  
避皇丈夫司馬懿司馬師華督宋萬也曹爽何晏王  
凌李豐張緝等孔父仇牧也稱之為謀不軌謀廢易  
大臣假太后令稱齊王芳耽內寵云云卽華督所云  
司馬則然左氏所云民不堪命也潛研堂文集何晏論云史載平叔爲  
尚書奏言云云予嘗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若勸  
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十七史商權  
云魏氏之亡始於曹爽之誅而終於齊王之廢及高  
貴鄉公之弑爽之驕溢其敗有由然爽不死司馬之  
篡不成若夏侯元李豐之獄則師昭相繼逆節彰著  
諸公身沈族滅皆魏室之忠臣也故於元傳末以許  
允王經終之以見  
其皆亡身殉國者魏末傳至稱何晏婦金鄉公主卽

晏同母妹裴松之顯辨其非以爲底下之書則孔父  
不能正其閨門非是之類乎曹爽傳張當陳爽晏等  
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又云宣王密爲  
之備則所云謀反者蓋將謀誅懿故懿知之而稱疾  
篤示李勝以羸也觀懿稱疾避爽松之注稱丁謚畢  
軌言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  
是爽恒猜防焉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則爽晏等  
一日不除司馬氏一日不能得志所謂閑也王凌傳  
稱凌自知勢窮面縛水次魏略載凌與太傅書索棺  
釘以觀太傅意幾於搖尾乞憐而干寶晉紀則云凌



到頃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  
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  
凌逵爲厲甚惡之遂死何其聲情激烈生死不渝則  
志略之言卽左氏之言也晉紀之言則公羊穀梁之  
言也預於孔父屏公穀而取左則猶魏志魏略之志  
也至李豐等之事詳於夏侯元傳言元以爽抑絀內  
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  
待然私心在元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  
元輔政陰令弟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  
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

軒諸門有陞兵誅大將軍以元代之大將軍微聞其  
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卽殺之事下有司收元緝  
等送廷尉魏氏春秋云大將軍責豐豐遂正色曰卿  
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  
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要殺之觀豐此言生氣勃勃  
可云不畏疆禦矣而鍾毓奏其迫脅至尊大逆無道  
豈可信乎杜預之貶孔父也卽所以貶王凌也貶仇  
牧也卽所以貶李豐也則仍鍾毓之志也高貴鄉公  
正元元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邱儉揚州刺史  
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閏月己亥破欽

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  
首京都甘露二年五月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  
殺揚州刺史樂綝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云云  
己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云云三年春  
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五年夏  
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  
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皇太后令曰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情性  
暴戾日月茲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  
之言以誣謗吾云云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此兒

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爲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  
服藥密行酖毒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  
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尙書  
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沈業卽  
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  
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爲前鋒  
所害此兒旣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云云夫司  
馬昭華督宋萬也毋邱儉諸葛誕王經孔父仇牧也  
稱誕造構逆亂假太后詔稱髦悖逆不道云云卽華  
督所云司馬則然左氏所謂民不堪命也毋邱儉傳

云儉與夏侯元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  
曹爽之邑人也儉以計厚待欽矯太后詔罪狀大將  
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顧罪狀司馬師而稱  
之爲反己言不順松之補注詳載其討師表文列師  
十一罪如云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  
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  
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故光  
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  
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  
喜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

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  
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王加之以罪乎師  
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  
師懷忍不顧大義云云辭嚴義正豐緝之忠於此明  
而儉之忠亦於此著松之引習鑿齒曰毋邱儉感明  
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毋邱儉事雖不成可謂  
忠臣矣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毋邱儉可  
謂能不愧也而志乃以反書之以謬贊之吾於孔父  
取公羊穀梁而不取左氏吾於毋邱儉取習鑿齒而  
不取陳壽預之不善孔父猶壽之謬毋邱儉之志也

而預尤狡矣魏末傳云賈充與誕相見譚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國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觀斥充之言可謂忠矣及其敗也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非其忠義之氣足以感人何以如此而傅子譏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何異左氏之譏孔父而瑣及閨門乎傅元者佐晉武禪代之臣也其譏諸葛誕以掩其忠猶杜預譏孔父

嘉以掩其忠也傅譏當代之臣以掩其忠預且譏前古之臣以掩其忠而預狡矣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乎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

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帥  
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第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  
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  
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劔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  
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  
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  
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  
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晉諸公贊云沈業將出  
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而世語謂尙書王經以  
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王業不申經意竟以及難因

沈業申意者以經雖不出而托王沈王業申意於司  
馬昭也經之事附見夏侯元傳云清河王經與許允  
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爲尙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  
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  
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依世語則牽經亦貳於司馬氏依魏志則譏經不知  
止足違母訓乃松之引漢晉春秋云經被收辭母母  
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  
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則其能遵母教  
忠孝兩全於是可知矣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尙

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湮沒意常愍之經之守志晉武且嘉之愍之與晉諸公贊及漢晉春秋合世語之說不足信也杜預之以孔父為不善所以掩王凌何晏李豐張緝毋邱儉諸葛誕王經之忠也諸君之忠掩則預之不孝不忠不著余故詳述王凌何晏李豐張緝毋邱儉諸葛誕之忠以明孔父之忠不致令預得假左氏之說辭以亂我聖經也

**傳**大路越席注越席結草

循按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曰越席結括草以為席也禮運與其越席注云越席翦蒲也釋文越音活字

書作越越蓋即适适通於括括結也

五年**傳**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注祭足即祭仲之

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循按射王中肩鄭不臣甚矣勞王問左右奸也而杜預以為王討之非明為高貴討司馬昭而發幸祝聃射僅中肩尚未至成濟之惡耳自救之說原是飾辭左氏述之非左氏以鄭志在苟免也預援寤生答聃之言為司馬昭作解已非而乃直斥王討為非何謬戾至此

七年 **經** 穀伯綏來朝 **注** 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循按漢書地理志南陽筑陽故穀伯國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筑陽侯國劉昭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晉書地理志筑陽屬順陽郡史記索隱蕭相國世家引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晉武帝又曰順陽郡宋書州郡志順陽太守魏分南陽立曰南鄉晉武帝更名晉地理志云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武帝平吳改南鄉為順陽郡此注云南鄉筑陽依平吳以前未改名也

十五年 **經**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注** 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

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釋例** 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傳不發於蔡朱衛衍而發於燕欵者 昭三年 欵罪輕於衛衍而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朱雖無罪據其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晉侯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君將賞善而刑淫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  
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  
社稷無主將焉用之弗去何爲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  
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必不然矣晉悼感衛術而發問  
師曠恃其目盲因問答以極言且言君不能君故臣亦  
不能臣罪不純在臣也

循按齊王芳本明帝之養子則其不當立固同於突  
而司馬懿則祭仲之比也芳不能倚司馬氏而與李  
豐張緝謀廢師則亦突使雍糾謀仲之比也君苦權

臣之逼與忠義之士謀之亦可憫矣而預以爲造賊  
盜之計是何言也罪突卽所以罪芳也不知聖人大  
書鄭伯突明其爲君也其冬入櫟仍書鄭伯突未嘗  
不以爲君也惠半農春秋說云襄十四年傳稱孫林  
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  
甯出其君孔子脩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  
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  
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  
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  
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皆將逞志於君



矣何懼之有哉

**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注**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

循按戮辱也雍糾爲祭仲壻猶杜預爲司馬懿壻糾不私其婦翁死於君事烈士也何辱之有

十六年**經**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注**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循按左氏稱衛宣公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取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構急子壽急皆殺於盜二公子故怨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

牟惠公奔齊此杜預所據以爲說也攷朔以桓十三年立至此爲君已四年已君之而逐之猶已君之而弑之春秋於衛剽齊商人皆與以爲君而書齊人弑其君商人衛甯喜弑其君剽蓋君雖由篡弑而得身旣事之則因而逐之弑之卽是弑其君弑其君卽是亂臣賊子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息邪說使亂臣賊子懼也曹氏固篡漢而爲漢賊者也乃司馬氏旣爲之臣世受其爵祿卽不得藉口而不以爲君而爲司馬氏者固曰此曹魏者漢之賊也吾逐漢之賊殺漢之賊而已矣明人蔣氏之翹云魏景元四年劉禪降而

漢滅明年咸熙元年司馬昭遂自進爵為王二年興  
 衛服飾皆如帝者之儀子稱太子妻稱王后則賊亦  
 明認繼漢而王蓋自不欲居篡魏之名矣此言是也  
 晉書習鑿齒傳云在郡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  
 愍帝其言謂三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  
 尚為篡逆至文帝即司馬昭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  
 此正師昭之志也惟魏為漢賊而晉自承蜀漢以有  
 天下則逐芳殺髦殲爽滅儉自可無所顧忌向使昭  
 在必以此義曉於天下晉武憤憤仍以魏為恪而昭  
 之志實大暢於彥威而杜預於春秋此注一見其微

意焉

**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

淫曰烝

循按宣公此事洪邁容齋五筆極辨其誣謂宣公立  
 僅十九年不應烝夷姜而生伋子納伋妻而生壽朔  
 伋能娶必十五以上朔已能譖兄壽已能代兄死必  
 在十歲以上此十九年之間何以消破鄒忠允駁之  
 言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  
 十六年宣以是冬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  
 公之世蕭山毛大可又辨之云莊公死後莊姜治宮

壽

政惟禮是視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  
 宮中去就有禮如此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二嬀具在  
 可容一嫪毒而不知覺者況使宣公早見獸行則不  
 特衛人絕之討賊如石碯亦孰肯就邢迎之乎乃以  
 夷姜為莊公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見詩正義杜依  
 之耳烝廣雅訓為淫史記衛世家云宣公愛夫人夷  
 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劉向列  
 女傳云宣公夫人夷姜生伋以為太子明以夷姜為  
 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  
 子也史記所謂愛夫人夷姜即左傳所云烝於夷姜

謂寵溺之也宜以史記明左傳而知杜依服氏之非  
 正義乃斥馬遷為謬失之矣

壽

春秋左傳補疏卷一

春秋左傳補疏卷一

十一

姪廷琮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二

春秋左傳補疏卷二

江都焦循學

莊公四年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注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循按後漢書賈逵傳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注云左傳紀季以鄙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此言紀侯以與紀季則非兄弟不同心而季固未嘗背兄杜依傳文用違賈說固賈氏所不及也

六年傳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注衷節適也

循按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考工記弓人是故厚其液而節其芻注云節猶適也淮南子精神訓適情辭餘以已爲度高誘注云適猶節也

十二年經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注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循按公羊傳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

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左氏言宋督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傳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事可褒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疆禦故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劉後村因謂仇牧苟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預之詖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卽李豐恨力劣不能禽滅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撥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

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二十二年傳翹翹車乘注翹翹遠貌

循按翹翹見於毛詩者幽風爲危也周南爲薪貌正義以爲高廣雅以爲衆此注本服虔以爲遠貌者爾雅釋草連異翹注一名連苕張仲景傷寒論作連軹釋名軹遙也遙遠也陸璣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本草拾遺謂之翹搖搖通遙軹通迢杜蓋讀翹翹爲迢迢遙遙也

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左氏言宋督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傳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事可褒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疆禦故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劉後村因謂仇牧苟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預之詖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卽李豐恨力劣不能禽滅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撥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

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二十二年**傳**翹翹車乘**注**翹翹遠貌

循按翹翹見於毛詩者幽風爲危也周南爲薪貌正義以爲高廣雅以爲衆此注本服虔以爲遠貌者爾雅釋草連異翹注一名連苕張仲景傷寒論作連軹釋名軹遙也遙遠也陸璣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本草拾遺謂之翹搖搖通遙軹通迢杜蓋讀翹翹爲迢迢遙遙也

二十七年**傳**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注**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力强

循按讓事樂和申言禮樂愛親哀喪申言慈愛注於讓上增義字司馬法仁本篇云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天子之義篇云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

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

三十一年傳能投蓋於稷門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楬反覆門上

循按水經注泗水篇云沂水北對稷門昔圍之犖有力能投蓋於此門服虔曰能投干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楬反覆門上也依水經注杜注楬字爲楬推杜云走而自投接屋之楬是以投爲躍上以手接攀屋上之楬因而身覆於上蓋屋爲門上之屋反覆門上解蓋於稷門是不以蓋爲物也孔氏

六帖游俠篇云韓晉公在浙西時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猿掛鳥跂捷若鬼神此投蓋正用杜氏義猿掛鳥跂所謂反覆門上也與服義殊如杜說投而蓋於稷門於辭不明且自投接楬可爲捷不可爲力服氏以蓋爲干鈞之重必非指車蓋過門之上亦非情理所有竊謂投如搏人以投之投蓋卽闔謂門扇也城門之闔非一人所能勝犖能持而投之所以多力闔卽稷門之闔故曰投蓋於稷門非投於門上也說文蓋苫也周禮圉師茨牆則翦闔注云闔苫也闔本門扇之名而可借爲蓋苫之蓋則蓋苫之蓋亦可



借爲門扇之闔荀子宥坐篇復瞻彼九蓋皆繼注云蓋戶扇也此門扇之闔正作蓋

閔公元年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注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畱而及禍

循按此到裝文法與其及也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猶有令名到裝使肖口吻左氏屬文之法也史記晉世家芟去下四字集解引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加何字未達

二年傳狂夫阻之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循按廣雅猜阻疑也張揖生杜前此訓不始杜矣服

虔訓阻爲止阻之於疑猶止之於礙說文礙止也从疑聲

傳雖知其寒注寒薄也

循按白虎通云涼寒也說文涼薄也

僖公四年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循按費誓馬牛其風鄭注訓風爲走逸釋名風放也氣放散也詩北山出入風議箋亦云風猶放也是風爲放逸之名馬牛各有羈繫不越疆界惟放縱走逸則可越界而行上云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並不連

看禾之傳補政卷一  
五  
疆接境雖放馬牛使之走逸斷不相及言楚之馬牛雖逸不能入齊地齊之馬牛雖逸不能入楚地言其遠也故下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至因牝牡相誘而逸此風之由耳呂氏春秋乃合羸牛騰馬游牝于牧高誘注云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風合當亦謂放之使合杜以馬牛風逸爲末界微事未得傳意二十八年中軍風於澤亦是馬走逸於澤杜言因風而走亦未是

**傳**君其問諸水濱注昭王時漢非楚竟

循按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注云楚之先熊繹

所封然則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國居丹陽在丹陽郡之丹陽縣此正義引宋仲子以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與班氏異杜佑通典又謂在巴東郡秭歸皆非也楚世家封熊繹于楚蠻居丹陽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班志於丹陽縣注熊繹所封又叙楚地云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荆蠻爲楚子居丹陽而南郡枝江則注云故羅國秭歸則注云歸鄉故歸國又江陵注云故楚郢都楚文

王自丹陽徙此攷羅國在桓十三年尙能謀楚師而敗若敖若爲楚初封之國何以地沒於羅歸卽夔僖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史記集解引服虔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鄭語孔晁注云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熊摯竄于夔則夔必遠於楚是時楚都正在丹陽若秭歸卽是楚都摯何竄於此且國於此邪吳太伯世家言太伯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所邑之吳漢會稽之吳縣今之蘇州也其地稱荆蠻則楚之初封正不

遠此其時荆蠻之地多荒僻楚以漸經營之雖封其子於鄂而都仍在丹陽楚地如鵲岸在今池州長岸在今當塗棠在今六合駕釐庸浦在今無爲州吳志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然則自池州太平江寧以達於江北和滁之間均爲楚屬丹陽今寧國也由丹陽而拓之誠初封根本之地也地處下流不足以窺中國故必經營於江漢之間滅權之後使鬬緡尹之莊十年已有遷郢之志然是時隨在其北羅在其西鄖絞州蓼諸國合而謀之故未敢卽遷耳桓六年侵隨軍于瑕以待之瑕者成十六年鄖

陵之戰楚師還所及者也鄢陵今開封府之鄢陵縣

自是還師必由召陵在郟城縣南入城口在應山縣道過隨東

瑕當在此侵隨所及之瑕卽師還所及之瑕武王從

丹陽來侵故駐於此屈瑕伐羅武王用鄧曼言使賴

人追之不及賴人者昭四年楚靈王伐吳朱方而遂

滅之者也賴必近吳之國武王居丹陽賴在其西羅

又在賴西故使賴人追之爲便若秭歸去羅甚近且

在羅西何至使賴人追之而且不及也武王旣克州

蓼而服隨唐見哀公十七年藩籬益固文王熊賁元年遂遷

于郢郢旣遷而丹陽轉爲東鄙之地矣水經注引宜

都記云秭歸蓋楚熊繹之始國地理志以爲吳之丹

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縵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是

爲非也通典以丹陽爲秭歸本此而又謂自秭歸遷

於枝江則合宋仲子酈道元之說而一之而正不必

然也然則子革對楚王曰先王熊繹辟在荆山何以

言荆山也試爲思之固亦有說以初封言宜曰辟在

荆蠻對君之體不可謂國爲蠻故文其說也班氏以

前未有以丹陽在南郡者執於子革之言乃移屬枝

江移屬秭歸矣學者執薄昭之言謂小白爲子糾之

兄與此何異邪

傳攘公之瑜注瑜美也

循按史記淮陰侯列傳農夫莫不輟耕釋耒瑜衣甘食索隱云瑜鄒氏音瑜美也聘義瑕不掩瑜瑜不揜瑕注云瑜其中央美者說文瑜美玉也然則從俞之字自有美義不必因羊也

五年傳天策焯焯注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耀也

循按晉語載此童謠韋昭注云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傳說焯焯近日月之貌也杜本此此時日月會於尾尾星伏不見則尾上之星亦伏不見故天

策星以近日之故不見星而但見日光之明說文焯明也九歌東君篇暎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暎暎而盛也焯焯卽暎暎謂日光出於天策星之間而盛非謂天策星近日而微焯焯屬日不屬星杜以爲無光耀非是星無光耀而日出則焯焯天策焯焯言天策所在之處日光焯焯也

十年經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注獻公既葬卓以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循按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

左氏稱公命息傅奚齊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三怨雖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辭  
也杜以為從君於昏令千古忠臣義士扼腕不申矣  
正義云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  
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夫經書  
卓為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為君也既正其  
名為君則弑之者為賊而死者為忠矣苟息之不  
能殺里克猶毋邱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兩語以美毋邱儉蓋儉之受顧  
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苟息以美儉則預譏苟

息以例儉可知

十五年傳輅秦伯注輅迎也

循按釋文輅五嫁反史記晉世家集解引服虔曰輅  
迎也晉語梁由靡韓簡輅秦公韋昭注云輅迎也舊  
音云輅音迓

二十年傳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注言君興天所棄必不  
可不如赦楚勿與戰

循按爾雅赦舍也推注弗可句赦也句勿與戰三字  
解已字

二十五年傳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注徑猶行也

循按淮南本經訓云接徑歷遠高誘注云徑行也杜本此徑與經古字通廣雅經徑也孟子經德不回趙岐注云經行也文選魏都賦劉逵注云直行曰經是經亦訓行劉炫改徑爲經義得通也竊謂說文徑步道也史記高帝紀夜徑澤中注云徑小道也蓋衰本以壺殮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餒而不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餒而弗食四字句或屬上讀從徑或屬下讀經餒皆不辭徑依曲禮注訓爲邪行

二十六年 **經**公追齊師至鄆 **注**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

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鄆下

循按莊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注云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鄆爲紀邑則亦在齊之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鄆則鄆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春秋大事表於此鄆引趙氏云鄆齊之附庸紀季之邑非是二十八年楚師背鄆而舍又一地

二十七年 **傳**貫三人耳

循按程大昌演蕃露云軍法以矢貫耳爲耿耿之音耻列徒安二鬮也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罪耿中罪刑大罪剽故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用此法也

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  
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則用箭貫耳以示懲  
恐畏非以意爲之耳正義以耳爲助句失之

二十八年**傳**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注盥唳也

循按杜蓋讀盥爲蠱昭元年傳於文皿蟲爲蠱注云  
器受蟲害者爲蠱唳卽唳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  
云蟲食曰唳謂楚子唳己之腦如蟲嚙然盥蠱可通  
用詳見孔穎達毛詩鴇羽正義

**傳**吾且柔之矣注腦所以柔物

循按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

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解精微論腦者陰  
也陰柔故子犯言吾且柔之彼來盥我用齒齒剛也  
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云柔之寓柔遠人之  
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何謂

三十二年**傳**文王之所以辟風雨也注兩山相嶽

循按文選上林賦嶽巖倚傾郭璞注嶽巖欹貌也後  
漢書周燮傳注云欽頤曲領也欽嶽古通相嶽謂兩  
山顛欹曲相倚上合下空故可辟風雨

文公二年**傳**子雖齊聖注齊肅也

循按詩小宛人之齊聖與此齊聖同毛傳云齊正箋



云中正通知之人詩黍苗箋肅肅嚴正之貌文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注云齊中也與此注互明

<sup>六</sup>年傳難必抒矣注抒除也

循按楚辭九章惜誦云發憤以抒情王逸注云抒澌也易井渫不食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義意也史記集解引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渫與除相近矣莊三十年傳鬪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注云紓緩也成二年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注云齊服則難緩此正義引服虔作紓緩也紓抒古通借耳抒之為除亦猶舒之為徐

<sup>七</sup>年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注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麻之多

循按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條垂藟蔓廣雅藟藤也杜藟蔓二字本此詩樛木葛藟藟之箋云葛也藟也得藟而蔓之釋文藟本亦作藟九軌反似葛類草木疏云一名巨苽似燕蕒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藟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藟王風絲絲葛藟箋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小雅南有樛木甘瓠藟之傳云藟蔓也然則葛與藟異物而藟訓蔓此以葛藟為葛蔓則以藟為藟班固幽通賦攬葛藟而授余兮

曹大家注云見神持葛來授我也以葛一字解葛藟則屬藟於葛不以爲異物矣顏師古漢書注此賦云葛藟葛蔓也一說藟葛屬葛之與藟皆有蔓焉兼存二說蓋詩旣言藟又言纍故分別上藟字爲葛類下纍字爲蔓傳言葛藟底本根則藟可爲葛之蔓耳劉向九歎憂苦云葛藟纍于桂樹兮王逸章句云藟葛荒也藟緣也詩曰葛藟纍之此言藟又云藟藟不得爲纍故以爲葛荒葛荒卽巨苾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作巨荒說文藟草也一曰拒鬯也拒鬯亦卽巨荒巨荒巨苾葛荒拒鬯一也此釋文葛藟本或作藟力軌

反能藟類龜反分別注之藟與傳文之藟爲兩音陸出能藟則陸所見本作葛之能藟蔓矣然注僅言葛之能藟蔓不兼言葛藟之能藟蔓則注之藟蔓正解傳文葛藟之藟陸作兩音恐未然也

<sup>十</sup>年傳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注孟田獵陳名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循按宋書禮志云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晉書周訪傳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又陶

侃傳帝使侃擊杜弼令周訪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又朱伺傳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兩甄乃晉軍中之稱杜氏舉當時事以證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

年十二 **傳**不在軍事 **注**又未嘗涉知軍事

循按在察也故云涉知

年十四 **傳**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注**猶言某甲

循按漢書石奮傳云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

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三國志注引魏略許攸與太祖戲至呼小字曰某甲是則作史者諱言不便述攸所呼而諱言爲某甲商人旣立公子元不能直斥其名又不肯稱之爲公故以夫已氏稱之耳齊桓之子六人並見僖七年爲武孟卽公子無虧爲公子元卽惠公爲公子昭卽孝公爲公子潘卽昭公爲商人卽懿公爲公子雍以元稱商人爲夫已氏已於甲乙之次爲第六蓋商人行六故以已稱之商人弒舍以元爲兄而讓之蓋是時諸兄惟元在然則傳叙公子雍於商人後何也傳之序不必以長幼先武

孟以其先立也次惠公以長衛姬少衛姬連類而及也次孝公昭公懿公則以立之先後爲次也雍不立故後於五人雍別無所見當是已歿立孝公時方畏四公子之徒四公子潘商人元及雍也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卽立昭公度必孝無子而昭之年次之也昭卒而昭之子舍立商人殺舍而讓元知元之年次於昭而長於商人而昭公之長於元亦可見雍不爭可知是時無雍矣商人幼於雍而居六卽以稱夫已氏知之余始爲此說自疑私臆及閱曲阜孔巽軒太史經學卮言說夫已氏與余同錄於左以證余說卮言

云蓋桓之六子商人第六以甲乙次之而稱爲己僖十七年傳叙懿公於公子雍之上者以無虧與惠孝昭懿皆嘗爲君而公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母皆諸侯公子獨雍母爲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叙之自有貴賤故雍倒在末耳非長幼之次十五年傳魯人以爲敏注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循按檀弓云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容居爲徐國大夫而自稱魯人故注云魯魯鈍也又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注亦云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此正義以

魯人爲魯鈍之人本檀弓注也乃檀弓言魯人不止  
此如云魯人欲勿殤重汪錡魯人曰非禮也魯人有  
朝祥而莫歌者皆指魯國之人此傳在魯言魯故曰  
魯國之人以爲敏華耦之來魯人固以其爲罪人子  
孫若自侈大將有以譏之耦先自言華督得罪於殤  
公請承命於亞旅此口給故魯國之人以爲敏也服  
虔云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亦謂魯國之人  
十六年傳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注始例發於  
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  
循按左氏極稱公子鮑之善而直云昭公無道國人

奉公子鮑以因夫人襄夫人王姬使公田於孟諸使  
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考昭公初立以欲去羣  
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固公孫  
鄭七年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孔叔  
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  
節以死八年楚將伐宋田於孟諸宋公爲右孟命夙駕  
載燧宋公違命文之無畏扶其僕以徇九年十四年會  
晉趙盾等於新城舍楚以從晉矣其冬蕭封人高哀  
來奔左氏以爲不義宋公不詳所以不義何在也春秋  
說謂此宋公指鮑觀宋昭違楚載燧之令轉而從晉則其人

固負氣不能柔屈者耳襄夫人以公子鮑美而豔欲通之則夫人平日不安其室可知此公所以不禮也鮑以昭公欲去羣公子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以昭不禮於襄夫人遂因夫人以謀之禮於國人饑竭粟老饋詒數於六卿之門收羅國之材人其不臣之心舊矣是時昭之黨已盡而六卿皆鮑之黨昭孤立故知其將弑而盡以室行其不適諸侯明日既爲人君又爲人臣不如死其性之不屈可見未見其無道也而鮑乃因襄夫人以弑之若曰以君祖母殺之已可以脫惡名此司馬師逐齊王芳司馬昭弑高貴鄉公

髦所以必假皇太后令也皇太后令極指斥芳與髦之不道則昭公之無道當亦襄夫人言之皇太后之令出自師昭則襄夫人之命亦出自公子鮑當時赴告或稱襄夫人以其無道廢之則師昭假皇太后令所本也或稱甸人因其田獵而弑之則昭歸罪於太子舍人成濟所本也孔子作春秋特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不許其假命於襄夫人也不許其諉罪於甸人也直公子鮑弑之而已左氏稱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則其赴告也烏不云程滑弑之也而孔子不許也書曰晉弑其君州蒲直欒書弑之而已據春

秋之義以例師昭則師之逐芳昭之弑髦其不得假於皇太后之令也凜然可見乃左氏則以書宋人轉歸其獄於君之無道而師昭之徒得而有所托矣杜預之爲師昭飾也非無辭矣松之於齊王之廢也載魏略於其下云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云云則郭后之於芳且不得以襄夫人例而預能爲之解乎司馬昭旣殺諸葛誕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

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此卽公子鮑禮國人之術也大凡奸雄必結恩於民收心於士此司馬氏所以勝爽凌儉誕而取位於曹欒書所以勝三郤而得志於州蒲齊商人弑舍亦必驟施於國而多聚士不獨一公子鮑之於杵臼已也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注音所秣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循按說文陰闇也闇與暗通皆從音聲文選高唐賦隨波闇藹李善注闇藹者言木蔭水波闇藹然也音之爲蔭猶闇之爲陰古人聲音假借魏晉間尙能知

之故杜用以解傳是也隋唐以來此義漸泯劉光伯所以從服說以規杜正義依文演說亦未能詳其義也莊子人間世云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郭注云譬之野獸蹶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弗然暴怒此讀音如字

孫授易詩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三終

春秋左傳補疏卷三

江都焦循學

宣公二年經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注靈公不君

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傳孔

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注越竟以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循按萬氏充宗學春秋隨筆云晉靈卽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少年兒戲卽宰夫之殺亦出一時之暴趙盾為正卿引君當道使志於仁乃其職也一旦君臣相惡遽謀弑逆何其忍乎大



抵靈公爲人躁妄未嫻師保之訓長而漸黠不堪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權久握不容中失遂萌逆節已僞亡而穿行事陽收其實而陰避其名豈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早爲董狐兩語斷定左氏惑於邪說乃托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嗟乎弑君者爲賢將何者而後爲不賢乎蓋左氏生春秋後目覩七國將興每於其先世之見於春秋者必預著其祥曲爲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世莫京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弑君更爲多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

而是非謬於聖人良不誣也毛氏大可春秋傳云晉史爲此策書時孔子尙未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記之此實左氏當時懾強趙之名疏盾功德因妄爲此言鉏麇之死靈輒之報提彌明之忠盾得人矣據此盾真弑君之賊有意爲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秋亂賊半屬守禮以要譽假行惠以結人心策書所載比比而是今晉君左右皆盾人矣推是術也陳完之移國操莽之移天下皆在於是萬氏毛氏之論左氏是矣而杜預則云越竟可以不討賊然則不越竟則必當討賊不討賊而越竟則可免不越竟而討賊

則亦可免司馬昭使成濟弑其君而殺成濟異乎趙盾使趙穿弑其君而不殺趙穿昭之殺成濟固自以爲可以愚天下後世此預所以爲之說也

四年經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權不足也

注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

循按萬氏學春秋隨筆云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志適子公有嘗寵之隙遂假手焉不然豈能身執國柄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異日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斲其棺

而逐其族足以知弑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於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毛氏春秋傳云傳自楚人獻龜起至子家懼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而潤色之若夏弑靈公至權不足也是左氏愚意而大謬者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時歸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官告趙宣子叙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請陳於楚而朝晉自此書出而晉使行成且使趙穿晉侯女壻池皆質於鄭則其人之強幹有爲原不在趙盾下者况宣二年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持竟獲華元樂呂并狂狡焉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超子

公之上爲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日校策書而茫然不知其就裏者宜乎啖助趙匡之徒得其起而議其後也

**傳**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注**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而循按杜預援左氏之說而以歸生之弑君爲本無其心又以不討子公爲不武不能自通於仁道全是爲司馬昭解說也昭上言曰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卽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

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夫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此左氏所謂仁杜預指明之矣昭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是其例也歸生權不足不能禦亂討子公故仁而不武以陷弑君之罪設令歸生之權能禦亂能討子公則仁而且武不陷弑君之罪矣昭旣先戒軍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成濟傷害高貴鄉公是濟違令也昭卽按軍法科律討而族之是仁

而且武矣子家不能討子公遂陷弑君之惡司馬昭能討成濟則弑君之惡歸成濟而昭不陷之矣預於歸生其用意如此

**傳**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稱君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釋例**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也故戴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

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圯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弑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諸懷亂賊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

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

循按明人陸氏燾作春秋左氏鐫序云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邱明受之爲著傳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又郝氏敬作春秋非左謂其背理傷道摘其紕繆三百三十餘條曰左實非邱明也知左之非邱

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圯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弑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弑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諸懷亂賊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

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

循按明人陸氏粲作春秋左氏鐫序云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邱明受之爲著傳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又郝氏敬作春秋非左謂其背理傷道摘其紕繆三百二十餘條曰左實非邱明也知左之非邱

明然後可與言春秋余讀左氏書深歎陸郝二子之言爲不刊何也其言之悖謬莫過於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之傳以爲弑君稱君君無道之兩言也善乎四明萬氏之作學春秋隨筆也明辨之云春秋弑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

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噫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此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微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莒庚興書國之晉書偃莒僕吳光其罪且浮於稱名氏者矣春秋書弑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

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檇杌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

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  
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  
莒之弑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  
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  
可少哉萬氏頗左氏而論之詳矣確矣余因思之左  
氏果孔子之徒何至謬論若此左氏非左邱明無疑  
其爲是說者爲當時趙魏田齊等而言如所謂稱君  
君無道顯然謬乎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之義  
而杜預援此而演其說以爲非君臣爲路人其妄悖  
甚矣夫劉歆之於莽猶杜預之於昭也歆稱左氏好

惡與聖人同而表之預遂以左氏爲素臣而尊之預  
之背恕而諂昭與歆之背向而諂莽情事實同其援  
左氏以爲亂臣賊子地其情事亦同儒者共耻言歆  
矣而甘於服預豈莽爲漢誅從莽者遂爲國賊司馬  
終爲魏禪從司馬者遂爲佐命乎錫山顧氏作春秋  
大事表斥左氏稱君君無道之說爲大謬不通乃又  
作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論云吾恐元凶劭安慶  
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  
也况人已成爲篡弑而懼之亦復何益此說大非司  
馬昭卽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流也觀其旣弑高



貴鄉公而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而必假  
太后令以甚言其君之無道又謀於其故僕射陳泰  
歸罪於成濟而斬之夷濟三族既以無道爲君罪又  
以討賊爲己解無非援左氏之說以爲之蔽而預乃  
暢之詳之且卽以左氏之義爲春秋之義凡此者皆  
懼心之所乘思假經以愚天下夫左氏之興始於王  
莽由莽國師劉歆莽將軍陳欽而顯欽傳其子元歆  
傳賈徽徽傳其子達達元並爲名儒其說遂行於東  
漢自杜預爲集解釋例而亂臣賊子接迹於六朝而  
懼心且漸泯是孔子之春秋爲邪說誣民而作而爲

邪說者轉托於春秋故必知左氏之說之邪知杜預  
宗左氏之說之奸而春秋之義明亂臣賊子乃無所  
倚托而懼心復萌矣

**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

循按穀於菟猶義縱傳云乳虎爾雅熊虎類其子狗  
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駒狗均從  
句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畢達句萌皆初生之名史記  
游俠傳乘不過駒牛徐廣云音雒裴駟按漢書音義  
云小牛郭璞注爾雅其子犢云青州呼犢爲物凡從  
句之字皆與穀聲近爾雅貍白狐其子穀說文穀小

豚也枸杞之實如乳一稱羊乳故名枸枸猶狗穀於菟卽小虎小虎名穀卽虎子名狗也犬之子未成豪者名狗猶虎之子名狗豚子名穀卽猶犬之子名狗以其爲乳之名卽以爲幼小之稱猶生子爲兔而兔之子卽名媿也漢書叙傳注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

六年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注驕則數戰爲民所疾貫猶習也

循按習重也貫爲錢貝之貫如以繩貫錢一一重之至於盈滿杜以數字明盈貫之意多一次戰則多一

次民疾是爲盈其貫正義謂盈滿其心非是

十二年傳不行之謂臨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循按易學至春秋時淆於術士之傳會孔子所以韋編三絕以贊之也然遺義尙有存而可繹者如知莊子舉師之臨是也師二宜進五成比而後同人四來之初成屯則順師二不出而之五而同人四來之初則成臨所以成臨者由於二不行故云不行之謂臨二行之五則帥也而初順從之是從帥也初不從二而先來成臨故云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因而推之

上坤衆也二行於五則聚而爲強二不行故散爲弱也下坎川也二行於五則通而不壅二不行而初來成兌澤故壅爲澤也五本陽位二宜往者也故云有律其如己也如往也如己謂自歸本位也二不往則五空虛如隍之涸故云竭二先往而後初來成屯爲盈不成屯而成臨故云盈而以竭臨者大也無不行之義此云不行之謂臨以二不行成臨言專就初之不從二明之非釋臨之義也詳見雕菰樓易學

**傳**靡旌摩壘而還注靡旌驅疾也

循按莊十年傳望其旗靡靡者衰倚也與此靡同彼

奔疾而旗自靡此驅疾自以旌靡之

**傳**旣免注止不復逐

循按樂伯以單車挑戰摩晉之營壘而入之晉鮑癸率左右角以逐之樂伯等勢不可免乃樂伯左射左角之馬右射右角之人而矢已盡止餘一矢知不可禦逐者乃射麋使攝叔獻於鮑癸是時癸已當其後將禽之矣鮑叔因其獻麋以爲君子而免之旣之言盡也承上其左其右言之其左善射宜免其右有辭亦宜免故盡免之也旣免二字鮑癸止其衆之言

**傳**屈蕩戶之曰注戶止也

循按釋名戶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說文戶護也護  
救視也救止也論語女弗能救與馬云救猶止也環  
相轉注是戶有止義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  
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  
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

**傳**皆重獲在木下注兄弟累尸而死

循按獲之言得也謂二子皆尊得在所表木下加一  
重字明其尸相累若曰皆得之而重在木下云皆重  
獲在木下古人屬文之奧也正義以獲爲被殺之名  
未是

**傳**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麥麴鞠窮所以

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  
正言故謬語

循按神農本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  
痺筋攣緩急金瘡婦人血閉無子麥麴不見神農本  
經惟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證類本  
草新補麴一條詳列其療藏府中風氣調中下氣開  
胃消宿食主霍亂心膈氣痰逆除煩破癥結及補虛  
去冷氣除腸胃中塞不下食令人有顏色鞠窮麥麴  
二物皆不禦溼證類本草引春秋注云山芎藭能去

卑溼風氣此不知何人之注卑卽指痛痺以痺由於溼故連云痺溼杜當本此而刪去痺字若麥麴則並不治痺於禦溼尤無謂矣梁簡文勸醫論云胡麻鹿藿纔救頭痛之痾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胡麻鹿藿俱見神農本經胡麻雖補腦髓不云治頭痛鹿藿則絕不主頭面之治推簡文之意謂藥有不必依主治之性故下云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己名於綠帙豈可得乎欲醫者網羅愈廣譬爲詩者古今雅俗皆須寓目胡麻鹿藿未詳所本麥麴芎藭正指左氏所言出醫經藥性之外故云反止

反之云者本不止此疾也然簡文所據卽由杜注而千百年來實無以麥麴芎藭治溼者則叔展之隱語果如杜所測乎蓋叔展取於聲音假借非取義於藥性還無社號叔展欲其免己叔展曰有麥麴乎麥者糶也鞠者曲也欲其隱糶而局曲也無社曰無者言無處藏也非不解也叔展曰有山鞠窮乎鞠窮言曲躬仍麥糶麴之義謂其宜藏匿曲蹙於山中也無社仍曰無者言山中無處可藏也亦非不解也叔展乃曰河魚腹疾奈何謂山中無處藏可曲蹙於水也無社於是目眚井而拯之麥麴鞠窮喻其屈身藏匿

山河喻匿處而庾其辭於藥疾之中本非言藥言疾而杜氏望文生意謂無禦溼之藥將病謂無社不解乃無社固解之而預則全未解也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但見遠志無有當歸假借藥名以喻其意正與麥麩山鞠窮同鄭風溱洧之詩贈之以勺藥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正義云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勺藥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之意亦非取其藥性也

十五年傳棄仲章而奪黎氏地注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

### 縣有黎亭

循按說文黎作鬲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鬲然則周之黎卽殷之黎西伯所戡者在此地狄所奪者亦在此地旄邱詩序云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于衛此傳謂奪黎氏地卽此也水經注瓠子河東逕黎縣故城南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於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元和郡縣志鄆州鄆城縣黎邱在縣西四十五里春秋時黎侯寓於衛因以爲名旄邱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

在衛東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也  
今黎亭是此所謂黎國在衛西也地理志東郡黎縣  
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  
黎縣師古曰瓚說是此與瓠子河東逕之黎縣元和  
郡縣志鄆城之黎邱爲一地所謂寓在衛東也乃水  
經注又於河水過黎陽云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  
於衛元和郡縣志衛州黎陽縣云古黎侯國此黎陽  
漢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上碑  
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卽臣瓚所謂黎陽  
在魏郡非黎縣是也蓋魏郡之黎陽以黎山得名在

今衛輝府之濬縣唐之衛州宋之濬州也東郡之黎  
以黎侯寓得名在今曹州府鄆城壽張之間唐屬鄆  
州宋屬濟州也黎陽旣非本國亦非寓地孟康誤舉  
故臣瓚破之酈道元李吉甫之書兩係之殊惑人太  
平御覽衛州下引宋初山川古今記云黎陽國也詩  
黎侯寓於衛是也宋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都官  
尙書劉澄之撰見隋書經籍志宋齊無衛州未知屬  
何郡縣御覽引附衛州乃趙宋人誤耳呂氏春秋慎  
大覽武王入殷未下輦命封黃帝之後于鑄封帝堯  
之後于黎封帝舜之後于陳學者以寓衛之黎爲堯

後以殷之黎在上黨周之黎在黎陽非也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卽呂覽所說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與樂記相反裴駟引地理志燕國有薊縣襄二十三年臧宣叔取于鑄杜云鑄國沛北蛇邱縣所治郡國志沛北國蛇邱有鑄鄉城注云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此封鑄同於呂覽而堯後則原於樂記鑄與祝一音之轉薊與黎兩聲相邇封鑄卽封祝封黎卽封薊戡黎之黎史記作飢黎之爲飢猶薊之爲黎薊自在燕

黎在上黨衛東之黎卽上黨之黎所寓黎寓衛而地入狄晉滅狄而黎爲晉地矣

十八年

**傳**壇帷注除地爲壇而張帷

循按此壇字釋文音善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注云壇位除地爲位也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之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壇之壇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壇釋文壇依注作壇音善此傳及曲禮壇音善者讀壇爲壇也金縢三壇同壇祭法一壇一壇是除地爲壇封土爲壇二字自別而壇壇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壇一





曰檐檐揭皆舉義故杜讀桀為揭而以檐訓桀石以  
投人即舉石以投人也雞棲于杙為桀者杙櫛也棲  
於櫛之上亦高舉之義才過萬人曰桀亦取其桀然  
而高舉矣

**傳**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循按援為引謂牽持而引之此時卻克傷於矢而病  
不堪擊鼓張侯既勉以不可以病敗君事言畢以轡  
并持於左手而以右手引枹以助卻克之擊枹本在  
克手張侯又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  
并轡故馬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即所以助

之蓋一枹克執之今張侯又加執之張侯助力牽引  
卻克之手並擊鼓也

**傳**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注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  
求之注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注齊師大敗皆有  
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迸入狄卒

循按每出齊師絕句以帥退絕句前云三入入晉師  
也三出出晉師也此云出齊師所以明上之出為出  
晉師傳文本自明白杜云齊侯輕出其眾其眾二字  
解齊師二字於出字上加一輕字釋文輕遣政反周  
禮春官車僕輕車之萃注云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

車也釋文亦云輕遣政反然則此輕出之輕卽用輕車之輕鄭氏引馳車千乘明輕車文選西京賦轆輻輕驚辭綜注云馭車欲馬疾以箠櫟於輻使有聲馬疾解輕驚是輕者輕銳疾馳之意後漢書竇憲傳燕然山銘元戎輕武章懷注云輕武言疾也蓋是時齊師有退心故齊侯疾馳出於衆之先以率引鼓厲衆之欲退者旣三出晉師仍不肯退而迸入狄卒又入衛師傳以帥退二字明齊侯之銳而注以輕字厲字明之可謂精矣劉光伯讀每出絕句齊師以帥退絕句謂齊師因其主帥退遂不顧齊侯致齊侯入狄卒

此於傳文不達亦不合情事不及杜遠甚

<sup>三</sup>年傳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

循按釋文褚中呂反不言其何物褚有二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注云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喪大記飾棺素錦褚彼正義云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卽褚是也釋文褚張呂反此其一方言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注云言衣赤也褚音赭說文褚卒也又卒隸人給事者衣爲卒卒衣有題識者此又其一

此傳云寘諸褚中或寘諸送喪者棺幄中或使偽爲褚卒乃二者皆與鄭賈人不相合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注訓褚爲畜藏地官廛人注云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褚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釋文褚知呂反本或作貯又作褚推而通之當是寘諸賈人貨物之中貨物褚藏卽以貨物爲褚也

十四年

**傳**盡而不汙注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

循按汙曲則讀汙爲紆

十六年

**傳**至於鳴雁注鳴雁在陳畱雍邱縣西北釋例陳

畱雍邱縣西南有鳴雁亭

循按續漢郡國志兗州陳畱郡陳畱有鳴雁亭注云左傳成十六年衛伐鄭鳴雁杜預曰在縣西北又雍邱本杞國杞遷於緣陵雍邱遂爲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邱是也宋地旣至雍邱則鳴雁爲鄭地自在雍邱之西雍邱今之杞縣在陳畱東南續漢志謂陳畱有鳴雁亭蓋其地在雍邱之西北而實屬於陳畱以續志與杜注相參正可考得其所在此注謂在雍邱西北是也釋例謂在雍邱西南此南字乃北字之誤

若劉昭引杜預以鳴雁在陳畱縣西北則誤杜明云  
雍邱西北不云陳畱西北以陳畱國誤為陳畱縣耳  
在陳畱縣西北則去雍邱較遠杜不當言在雍邱矣  
**傳**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注**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  
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為  
諸侯又為日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  
目

循按正義以為無馮依是也蓋此即以旁通為義每  
卦以三上為戰伐之爻晉與楚戰故占此爻姤復旁  
通姤上之復三復成明夷下離是南國也南國而在

明夷夷者傷也故云國蹙王傷姤成大過上兌為西  
晉在西楚在南凡易言矢言射皆指三上而三為公  
侯明夷上坤下離下離為南國而二即南國之王故  
射而中其離目也此正周易占筮本法旁通之義不  
明說者乃各以臆說耳其例詳見雕菰樓易學三書

**傳**免胄而趨風 **注**疾如風 **傳**免胄而趨風即  
循按風亦如馬牛其風之風謂走逸免胄而趨風即  
免胄而趨走也

**傳**諜輅之 **注**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  
循按廣雅諜與置郵同訓驛置郵疾速謂從間道迎

之取其輕疾故以輕兵解謀字細作出入於敵中亦以其輕疾故名謀也

十七年

**傳**士燮卒注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

循按劉光伯以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是也觀其云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則是因有疾而其家禱之而文子轉使禱者祈死耳若自殺則自殺而已何必先祈死

**傳**

葵猶能衛其足

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循按淮南子說林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

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注云鄉仰也葵之向日始見於此曹植求通親親表增其說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下爲回光終向之者誠也陸機作園葵詩乃云朝榮西北傾夕穎西南晞竟似隨日而指者然與衛足之說不相涉至杜此注則以衛足由於向日而向日由其傾葉矣今俗間有一種名向日葵者又名金盤菊秋末作黃花如盤華心叢簇葉周於規有似於菊心老成實小兒采以供食一華可得實椀許然葉不可爲蔬驗之其華重必垂側然不必向日亦不能蔽其根或傳會陸機詩謂其華朝向東夕

向西實不然也神農本草有冬葵子陶隱居云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圖經稱葵有數種蜀葵卽爾雅所謂葍戎葵花有五色午日取花小者名錦葵黃葵子主淋澀又令婦人易產又有蔞葵吳人呼爲繁露卽下品落葵俗呼胡胭脂又有菟葵亦名天葵葉主淋瀝熱結除蔞葵天葵爲別種其蜀葵錦葵黃葵今俱有之齊民要術言有紫莖白莖二種種別復有大小之殊又有鴨腳葵蓋大者謂蜀葵小者謂錦葵鴨腳謂黃葵其種法春必畦種水澆三掐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輩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

地將凍散子勞之地釋卽生五月初更種之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秋葵堪食仍畱五月種者取子於此時附地剪却春葵令根上枿生者柔輒至好仍供常食美於秋菜掐秋菜必畱五六葉凡掐必待露解此所言甚詳蓋冬葵蜀葵也秋葵黃蜀葵也秋葵夏種秋華至冬卽枯蜀葵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爲蔬不令其老故掐之令生嫩枿其根存則明年仍生故古詩云採葵不傷根傷根葵不生觀要術稱三掐又云令根上枿生然則種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蔬連根並闢

所以然者以其根能生枿肥嫩供食尤美是葵能自衛其根孔子謂葵猶能衛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為向日曹植與藿並言藿即菽今驗塋中豆華必當正午時盛開因推之秋葵之華日出則舒日沒則合其未舒苞直向上舒則傾側故一名側金錢曹云傾葉葉指華之瓣傾即其舒而言也然則所謂向日者就華之榮萎言此專指秋葵言之也向日與衛足自是兩事杜合為一失之

鮑昭園葵賦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又以柯易葉文人辭不足據如此

年十八 **傳**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

大夫 **注**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卻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卻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循按惠氏半農春秋說云弑君曷為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弑厲公猶趙盾弑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史失其官矣人皆知卻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虛張卻至之伐仍不能掩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掩其惡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



三卻不死厲公不弑欒書所畏而忌者惟卻至耳殺三卻者非胥童乃欒書也鄆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卻至獨以爲不可楚有五間急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於鄆陵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旣戰獲楚公子發鈞欒書陰誘發鈞使讒卻至由是發鈞如其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卻至欲爲難使卻隼緩齊魯之師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公惑之乃使卻至聘於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卻至卻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爲信遂使胥童殺三卻卻錡欲以其黨攻公卻至不可至死不敢

爲難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欒書旣殺三卻遂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卻至卻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乃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仍不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誅姦諛於旣死也又云欒書之奸如後世司馬懿父子故愚表而出之欒書怨卻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卻則道

君為亂者非書而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  
 弑其君則殺大夫及弑君者實樂書一人而已宋人  
 殺其大夫宋人弑其君杵臼春秋三書人晉殺其大  
 夫晉弑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即弑君  
 之賊也後之學者詳焉惠氏表卻至之忠揭樂書之  
 姦可謂精矣書比司馬懿父子三卻則曹爽何晏之  
 比也曹爽殺而司馬氏起矣三卻胥童殺而樂書不  
 可制矣童以私怨殺三卻而因以劫書長魚矯曰不  
 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之惡童與矯固知之故書必  
 假童矯以殺卻復因執厲公以殺童晉殺三卻殺胥

童所以甚書之惡非以貶三卻胥童也錡奪夷羊五  
 田犇與長魚矯爭田執梏其父母妻子誠為侈矣若  
 至不從樂書以敗楚師未見其為不善也書謀殺三  
 卻而謂春秋書之為罪卻氏失民是懿謀殺曹爽何  
 晏等而不罪懿之奸乃罪爽之驕盈晏之浮虛也左  
 氏既失春秋之義而預乃曰宜為國戮何宜之有哉

襄公

十年

經

會吳于柤

注

柤楚地

柤楚地

循按釋例地名楚地有柤穀梁傳注亦云柤楚地續

漢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柤水水經注流水篇云流

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柤口城

中沮水出於楚之沮地春秋襄公十年經書公與晉及諸侯會吳於沮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沮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縣故城東北西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沮口酈氏雖引京相璠宋地之說而仍明稱沮水出楚之沮地則是地在沂泗兩水之間然杜但云楚地而不指所在者此傳云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沮鍾離成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地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何以知其爲楚邑也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楚箴尹宜咎城鍾離二

十四年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在淮南爲今鳳陽府地先會于此次會于沮遂滅偃陽然則沮近鍾離未必在沛嶧之間故釋例云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沮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沮亭譙國攢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平縣北有沮亭去偃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此辨甚精可知杜不言沮所在之意而必以爲楚地者此傳云會于沮會吳子壽夢也可見五年會于戚非會吳子但會吳大夫壽越耳吳

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雞澤之會在襄三  
年迎吳子於淮上不至蓋雞澤爲晉地吳不欲遠就  
於晉故不至此時壽越之來未必不微示此意故晉  
使魯衛之大夫孟獻子孫文子往會吳于善道善道  
在今盱眙爲吳地而壽越亦遂同盟于戚戚稱吳人  
謂壽越也鍾離善道相稱吳謂吳子也鍾離善道皆  
大夫與會相則諸侯與會故傳特標之云會吳子壽  
夢也在吳子不欲來會于雞澤在晉侯亦不可往會  
于善道故仍用鍾離故事會于楚地是時諸侯必先  
至鍾離以俟吳子至相而往會觀其越六日而會相

又越九日而滅偃陽則相當在鍾離偃陽之間近于  
善道而吳不必渡淮故書曰會吳既就吳以親吳而  
實在楚地使楚知其事此一會地也謀略存焉惠徵  
士據京相璠宋地之說謂晉楚分爭而與諸侯會于  
其地必無是理顧成十五年士燮且會吳于鍾離明  
年卽有鄢陵之戰獨非相爭之時乎况悼公之復霸  
也相之後襄十三年吳遂至向而會其時吳以楚難來告故肯北至鄭地而與諸侯會也  
**傳**母蒞年注蒞積年穀而不分災  
循按說文年穀熟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有年瘞土  
無年瘞土高誘注云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

穀祭土讓其神也年有穀訓是蒞年爲積穀也  
**傳**淳十五乘注淳耦也

循按史記平準書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云漢書作醇駟醇與純同莊子繕性篇興治化之流湲淳散朴釋文淳本作醇音純杜讀淳爲純故訓耦

**傳**便蕃左右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循按毛詩作平平韓詩作便便猶毛詩天天是椽蔡邕作天天

十四年**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注掎其足也

循按魯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韋昭注云從後曰掎後漢書崔寔傳輒見掎奪章懷引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又引此傳韋昭本賈逵而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章懷亦引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又引此傳韋昭本賈逵而減去牽字鹿之在後者足故杜以掎其後爲掎其足文選載袁紹檄豫州李善注亦引此注申之云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引說文曰掎戾足也馬融廣平頌掎元狻章懷引說文曰掎偏引一足也今說文但云掎偏引也不同章懷李善所

引足部云踦一足也章懷蓋合倚踦兩字之訓而混之耳奇有偏義從手則爲偏引從足則爲一足倚有引義無足義也詩猗彼女桑毛傳云角而束之曰猗箋云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正義引此傳云倚角皆遮截束縛之名是毛讀猗爲倚而毛直以角解猗蓋木有枝格猶獸之有角攀獸之角謂之角攀木之枝格亦謂之角女桑少枝長條向上正如角然攀之令下垂因而束之使枝向下便於采葉是爲角而束之束其角而引之亦可名倚則倚不專爲戾足之名可知小雅伐木倚矣毛傳云伐木者倚其

巔箋云倚其巔者不欲妄踣之倚其巔亦卽角而束之女桑之枝柔牽其巔使下垂以便於采大木伐其枝恐墜地損其材或壓觸在地之物故亦牽其巔使枝斷不妄踣墜於地今之伐木者無不然也采此枝斯引此角伐此枝斯引此巔正協說文偏引之義

十五年

**傳**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注**傳言

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循按釋文重直用反間間廁之間直用反則讀輕重之重以兄之勞爲重故不毀此友于兄也管子權脩篇上好詐謀間欺注云間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

間欺則隱其實如間諜用詐故不敢間為不隱其實也正義云間非也不敢非兄是友于兄也失杜義

年十八傳以枚數闔注枚馬槌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

恐

循按文選長笛賦辭曰裁已當邁便易持注云麤者曰槌細者曰枚邁馬策也說文枚幹也可為杖文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云策馬槌釋文槌張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槌然則可為杖即可為槌此杜所以通枚為槌歟二十一年傳州綽云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數其枚考工

記鳧氏為鍾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元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門闔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二十一年傳注以門板解枚字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字云本亦作板於是此注數其枚宋本枚亦作板正義云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孔氏所據傳文固作枚數不作板數門闔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州綽自言識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闔之枚蓋皆指門闔上之乳以枚數闔猶云數闔之枚數闔者即數其枚闔有

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  
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爲馬撾二十二年之枚爲門板  
而孔氏以枚數爲一枚二枚均失之矣

十九年

**傳**荀偃瘕疽生瘍於頭

**注**

瘕疽惡創

循按素問奇病論有脾瘕膽瘕王冰皆以熱訓之瘕  
論云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名曰瘕  
瘕王冰注云瘕熱也極熱爲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  
病曰風瘕客胷又云脉大而躁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診齊章武里曹山附病云沛消瘕也

沛當是肺之譌

又云臣  
意切其脉肺氣熱也此亦以瘕爲熱風瘕卽風熱也

肺消瘕卽肺消熱也金匱要略有黃瘕病證區分穀  
瘕酒瘕女勞瘕亦以其手足中熱心中懊懺而熱漢  
書藝文志有五藏六府瘕十二病方四十卷謂諸瘕  
病瘕本於熱瘕本於溼故亦有五藏六府瘕十二病  
方顏師古專以黃病注之非也此傳云瘕疽生瘍於  
頭瘕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旣而頭腫遂生此  
瘍正義引說文瘕勞病也又謂荀偃病此疽腫潰  
遂生創於頭未是

二十五年

**傳**夫從風風隕

**注**

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

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



循按夫卽老婦得其士夫之夫大過二之頤五爲夫  
今夫未之頤五而三成巽故夫從風也賁上之困三  
爲姤上之復三之比例所謂有隕自天也隕而成大  
過下巽爲風故風隕也困二先之賁五賁上後隕困  
三則賁不成明夷而成旣濟今困成大過則賁不成  
旣濟而成明夷故云困于石往不濟也謂不成旣濟  
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謂成明夷夷者傷也夫旣從  
風則不見其妻不見其妻由大過二不之頤五故無  
所歸也此易之例猶可考見者詳見雕菰樓易學三  
書

**傳**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注**臣不徒求祿

循按頤象傳云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徒求祿則自  
養而不能社稷是養二十二年子產對晉人云若不  
恤其患而以爲口實亦謂晉但自養不能養人謂受  
小國之土實宗器而不能安定之恤其罷病也被注  
云但有其言正義引服虔以實爲譴讓非也

**傳**枕尸股而哭**注**以公尸枕己股

循按高貴鄉公被弑於車下司馬孚枕帝股而全效  
晏嬰所爲蓋當時左氏盛行故王經說高貴亦引魯  
昭公不忍季氏之事

**傳**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

循按釋文縛直轉反與束縛從尊者字異縛猶專老子專氣致柔專氣卽任氣任氣卽負氣以帷縛其妻謂以帷負其妻以帷負妻猶以襁負子負而後載之於車也管子兵法篇鼓所以任也注云任猶載也謂今之倣裝也任爲倣裝故杜以踞轉而鼓琴之轉爲衣裝轉縛專三字通孟子門人治任將歸任卽衣裝以其可負擔故謂之任因名爲轉也轉之訓爲運負任而行亦運之謂矣

**傳**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

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循按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以王禮葬之漢晉春秋云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全襲左氏此傳所以明降帝禮爲王禮如降九乘爲七乘卽隱以此高貴於齊光比司馬爲崔氏也杜預托左氏以掩司馬氏之惡習鑿齒托左氏以誅司馬氏之奸習氏固自托爲南史氏歟裴松之譏其惡之過言非知言者也

**傳**宵突陳城注突穿也

循按突宜爲衝突杜以穿解之者廣雅竈窻謂之突

竈有窓以通烟氣則穿之象歟

**傳**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注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循按舍讀去聲止息也

**傳**行無越思注思而後行注如農之有畔注言其次

循按說文畔田界也杜以次明之者謂次第也田有界則必次第施耕上云思其始而成其終謂思行此一事必將此所思之事成其終而後再思行一事若本思行此事行之未終忽越而行所未思之事是為越思越其界限是無次第也

二十六年**傳**領之而已注領搖其頭

循按釋文領本又作領五感反搖頭也說文領低頭也从頁金聲春秋傳曰迎于門領之而已廣雅領動也列子湯問篇領其頤則歌合律張湛注云五感反領猶搖頭也盧舍人本作領後漢呂布傳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注引杜此注則唐初左傳本作領蓋杜預所見與許慎不同說文以領為面黃與領別古領通作領耳操以劉之言是而領之則搖頭正是低頭搖即動不必左右動為搖此傳逆於竟者執其手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之者不執

手與言不揖但以頭向之低昂俗所謂點頭是也杜云搖其頭卽是點頭非如俗以左右動爲搖頭也應璩百一詩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謂客鳴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僞稱善亦復自搖頭此搖頭正用列子音合律則領其頤而以搖頭代領字也

二十七年 **傳**食言者不病 **注**不病者單斃於死

循按不病病也謂食言者豈不病乎杜以上文單斃其死解之而改其爲於正義云不病者不唯病而已必至於死也核之傳文均爲不達上云匹夫一爲不

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卽殫漢書韓信傳糧食單竭單猶竭也斃卽敝猶罷也申上一爲不信一者專也專一爲不信以欺人詐人則單竭罷敝其將死矣所以不可也

三十一年 **傳**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注**所謂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

循按五經算術推絳縣老人生經四百四十五甲子法云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二月癸未注二月一日丁卯朔癸未十七日也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筐之歲也七十  
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  
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甄鸞按  
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  
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  
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  
取一謂去四十日止畱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

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  
子奇二十日合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亥  
有二首六身之數也術曰置積日二萬六千六百六  
十日以四乘之得十萬六千六百四十日爲實又置  
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四乘之內子一  
得一千四百六十一爲一歲之日法以除實得七十  
二歲一千四百四十八少十三分不滿法計四分爲  
一日更少三日不終季年算法半法以上收成一爲  
七十三年據多而言也正義以四除七十三年卽此  
用四乘之意自文十一年乙巳至襄三十年戊午爲

七十四故正義以周正計之爲七十四年以夏正計之爲七十三年其實數止得七十二年三百六十二日以一年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計之尙少三日四分日之一不足七十三年故五經算術止得七十二年有餘也正義周正夏正之辨本杜氏釋例釋例言其間有二十七閏甄鸞不置閏而年數合者一歲二十四節氣合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本無閏緣日月合朔僅有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則每歲有閏日至三十二月則閏一月至十九年七閏此章歲之法所由立也歲之有閏正所以齊周天四分

之數既用周天千四百六十一算之則閏在其中矣

**傳** 禧禧出出 **注** 禧禧熱也出出戒伯姬

循按禧古與嘻通公羊傳慶父聞奚斯哭聲曰嘻此奚斯之聲也史記張儀被笞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有此辱乎一因將死而作此聲一因被笞而作此聲則此聲悲戚慘痛可知董子精華篇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錄所痛之辭也左氏於禧禧之上明指出一叫字叫猶號也禧禧出出乃號咷之聲出出鄭注周禮引作詘詘卽咄咄亦嗟嘆之聲詘省文

作出耳下文鳥鳴于亳社如曰噫噫謂與叫于太廟之聲相似也杜注未是

三十一年傳莒人弑其君買朱鉏注買朱鉏密州之字

循按買為密聲之轉朱鉏為州之緩聲

春秋左傳補疏卷四終  
孫授 易詩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五

昭公元年傳是穠是蓂注穠耘也壅苗為蓂

循按詩周頌緜緜其庶毛傳云庶耘也庶為穠之省文說文穠耕禾間也春秋傳曰是穠是蓂廣雅蓂大也蓂之為大猶敦之為大敦之大即敦之厚厚即培也壅苗所以培之故轉而為蓂

傳處不辟汚注汚勞事

循按詩周南薄汚我私毛傳云汚煩也煩與勞義同正義謂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失之

**傳**抑子南夫也 **注**言丈夫

循按下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則此夫字乃是夫婦之夫上云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然則子南聘在前故云子南夫也言子南聘在前已有夫婦之分也杜以戎服左右射解為丈夫正義引曹大家女誡謂男欲剛女欲柔以解夫夫婦婦之順於義不協蓋聘則有夫婦之道於此可證歸熙父妄斥未嫁之貞女盡讀此言邪

**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注**湫集也

循按董子秋之為言湫湫也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注愁讀為摯摯斂也秋之為湫即秋之為摯摯為斂收斂即集聚爾雅摯聚也杜讀湫為摯故訓為集正義謂以意為訓非也

**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 **注**六

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女陽物而晦時 **注**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循按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云太陽為寒少陽為暑陽明為燥太陰為溼厥陰為風少陰為火皆其元在



天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鬼與區又云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此即醫和所云六氣序為五節也但素問六氣為寒水相火君火溼土燥金風木以醫和之六氣配之寒水陰也相火陽也溼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也少陰君火所謂晦也以其為少陰故為晦晦者幽隱之地少陰屬腎其地幽隱之至醫和既云晦淫惑疾又申之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謂少陰少陰為君火君火陽物也故女為陽物其陽宜深藏故為陽物而晦時不能深藏而淫

則陽不潛故生內熱素問言冬不藏精至春為溫者亦其證也陰陽離合論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太衝在北月盡之夕日月合於癸為晦醫和以少陰為晦又曲其辭曰女惟女即少陰故為陽物女為陽物猶云少陰為君火杜不知此義言女常隨男故言陽物正義謂女是陽象之物皆非也

**傳** 晦淫惑疾 **注** 晦夜也為宴寢過節則心惑亂  
循按腎藏志腎氣充則智慧生腎氣不蟄則志氣衰不能上通於心故迷惑善忘所謂腎氣不以時上則

言變而志亂也

**三**年**傳**履賤踊貴**注**踊剛足者履

循按踊通作甬月令角斗甬**注**云今斛也考工記鳧氏為鍾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注**云此二名者鍾柄記又云以其鈺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鍾上之柄長直不曲剛足者之履似之故亦名甬而通作踊淮南本經訓云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甬讀如踊躍之踊甬道亦以其直名之今人呼鞞襪之直處為甬猶古踊之遺稱

**傳**余髮如此種種**注**種種短也

循按釋文徐本作董董種猶童也陸璣毛詩疏云禾粟秀為穗而不成崩疑然謂之童梁蓋實堅則下垂不實則直立髮長則垂短則直立亦猶是

**傳**王以田江南之夢**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循按宣四年傳邳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定四年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注**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正義引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邳與鄖字通邳夫人棄子文于

夢中楚子既奔雲中旋乃奔鄖奔隨則此雲中夢中必近於邾矣邾在安陸縣所謂枝江安陸有雲夢城者其澤之所在可迹而求之矣此傳以夢繫諸江南故杜謂跨江南北因傳文會而通之也郭璞注爾雅楚有雲夢直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蓋本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而未明班氏之指也風俗通云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蓋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漢時江北之雲夢已涸而江南之雲夢漸盛其定九州之藪直以在江南之巴邱湖

爲雲夢澤班氏著本朝一代國史遵圖冊所載以澤在華容縣南所以尊國制也注云荊州藪謂漢之荊州藪也而復於西陵及編繫以雲夢宮地非雲夢何以名宮且又於志末述楚地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巴巫東有雲夢之饒謂雲夢在江陵之東則不在華容之南矣後漢書法雄傳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澤藪此正漢之雲夢在華容南者與風俗通班志可以互證若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不專在華容特以在華容者爲江南之夢耳

年五傳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

為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

循按小過有飛鳥之象謂四之初此云日之謙當鳥可推見當時占法明夷之謙非謂變為謙也變在初爻則由履四之謙初而成即為小過四之初之比例下云火焚山山敗可見先有山而後以火焚之見離不見艮乃為山敗在明夷初動轉以謙成明夷為義也

**傳**純離為牛 **注**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為牛

循按易以坤為牛不以離為牛也明夷上坤下離以

坤配離故云純離純耦也謂與離相耦者坤也即牛也杜不明易故謬說

**年七傳**芋尹

循按釋文芋于付反正義云芋是草名哀十五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官不知其故 毛本誤作十七年 詩君子攸芋毛傳訓芋為大不必取義於草

**年九傳**火水妃也 **注**火畏水故為之妃

循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岐伯引大始天元冊文云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黔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氏昂畢元

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  
天地之門戶也引此以明五運甲己土乙庚金丙辛  
水丁壬木戊癸火二十八宿卽十二支所屬角亢辰  
也氐房心卯也尾箕寅也甲在心尾之間卽寅卯之  
間也乙在亢氐之間卽卯辰之間也井鬼未也柳星  
張午也翼軫巳也丙在張翼之間卽巳午之間也丁  
在柳鬼之間卽午未之間也奎婁戌也胃昴畢酉也  
觜參爲申也在昴畢之間云在昴畢者古以畢合  
之間卽酉戌之間也斗牛丑也女虛危子也室壁亥

也壬在危室之間卽亥子之間也舉此十六宿卽爲  
八干所在而四維皆土之所王惟戌在奎壁之間卽  
戌亥之間也己在角軫之間卽辰巳之間也冊文稱  
戊分己分岐伯以奎壁角軫明之其義甚析所謂丹  
天卽火齡天卽土蒼天卽木素天卽金元天卽水甲  
乙自在東丙丁自在南庚辛自在西壬癸自在北戊  
己自在乾巽此定位也乃運則錯綜其位運從土起  
甲土則乙金丙水丁木戊火己土庚金辛水壬木癸  
火十干周流復始故甲己之年爲土運乙庚之年爲  
金運丙辛之年爲水運丁壬之年爲木運戊癸之年

為火運一年自春起則以木火土金水為序五運自  
土起則以土金水木火為序蓋黃帝以土德王故當  
甲定運而以土為首後之陰陽家乃有甲以妹乙嫁  
庚金丙以妹丁嫁壬水之說正義所云陰陽之書有  
五行妃合之說謂此傳言火為水配以火為丁以水  
為壬與服虔坎水離火義亦相近而不同

年十**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

靈姑鉞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循按考工記輿人疏引此傳注云斷三尺至于較大  
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

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  
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

**傳**喪夫人之力注夫人謂子尾

循按詩齊風雞鳴傳無見惡於夫人釋文夫音符或  
依字讀者非正義云夫人謂卿大夫僖三十年傳微  
夫人之力不至此注云夫人謂秦穆公昭三十一年  
傳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注云夫

人謂季孫也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  
為服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

年十一**傳**唯蔡於感注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

順

循按感為憾之省故杜以恨字解之猶云唯於蔡憾  
到其文耳下文沒不可復振而云不可沒振亦到文  
**傳**遂奔僖子其僚從之注隣女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  
循按內則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注云妾之言接也聞  
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然則奔以不  
行聘言非淫奔也七年傳隸臣僚僚臣僕正義引服  
虔云僚勞也其勞事也蓋平日共勞事之人同來為  
僖子妾

**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注字養也似雙生

循按似雙生謂似泉邱人生懿子其僚生敬叔兩人

皆有所生也

**傳**攸乎注攸懸危之貌

循按正義引詩攸攸旆旌謂攸為懸之貌乃詩作攸  
毛詩以不喧譁解之無所為危也伏生洪範五行傳  
禦聽於怵攸注云怵讀為獸不狘之狘攸讀為風雨  
所漂颯之颯獸不狘見禮運彼正義云狘驚走也風  
雨所漂颯見詩豳風颯作搖搖為不安之意故為懸  
危懸而危者搖也杜讀攸為搖大傳注同

**傳**吳人敗諸豫章注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

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

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循按昭六年傳楚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此傳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徐國屬臨淮郡今泗州也乾谿在晉譙國城父縣今亳州也是豫章爲楚適徐之道當在泗亳之南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巢卽居巢今之巢縣桐卽今桐城是豫章與桐

巢相近在今廬州之地也昭三十一年吳師圍弦楚救弦及豫章弦在江夏軟縣在今蘄水縣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勞王于豫章之汭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鍾離鍾離在今鳳陽府傳之言汭者多據水言如夏汭桐汭淮汭雒汭渭汭羅汭漢汭是也此言豫章之汭則豫章者水名非地名也定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不云自豫章至漢而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分明豫章爲水與漢相



通蓋此豫章之水由漢而東達于廬壽之間救弦而  
及者近漢之豫章也楚子略吳疆而由豫章之汭自  
漢而達此水以及于廬壽之間橐皋在此地即吳境  
矣惟豫章為水名故吳人見舟于此非水何以云見  
舟蓋此水通漢不通淮故舍舟于淮汭而夾豫章以  
及漢自豫章夾漢者夾豫章又夾漢也大別山在安  
豐漢水至大別南入江豫章通漢之處宜即近于安  
豐之大別安豐漢屬六安國即今廬州六安也豫章  
之汭當即豫章通漢水之處顧司業以豫章為鄱陽  
湖謂北出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

而與楚會乃是時越公子倉及大夫壽夢帥師從楚  
則不特勞于豫章之汭且以兵相從于吳疆及圍陽  
而還越固無所諱矣

年十五

**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注**言其多權謀

循按傳十字句多權謀明其為人之異前知費無極  
自謂也不俟其飛而先翦其翼故前知

**傳**拜戎不暇

循按郊特牲拜服也此云拜戎不暇謂服戎不暇也  
正義言拜謝戎師非是

年十七

**傳**扈民無淫者也**注**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

循按說文九扈作九雇雇取於扈扈止見小爾雅與  
戶訓止同也雉取於夷以聲近夷鳩取於鳩說文句  
聚也从勹九聲讀若鳩鳩取於勹因假鳩爲勹雇取  
於扈因假雇爲扈古之聲同相借如此

**傳**使長鬣者三人**注**長鬣多髭須與吳人異形狀詐爲

楚人

循按昭七年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注云鬣  
鬣也欲先誇魯侯楚語伍舉述此事云使太宰啓彊  
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  
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韋昭注云長鬣美須髯也

杜以鬣爲須蓋本諸韋昭乃說文鼠毛鼠也象髮在  
肉上及毛髮鼠鼠之形鬣髮鬣鬣也是鬣爲髮毛不  
可以爲須說文又云儼長壯儼儼也引春秋傳曰長  
儼者相之鬣蓋儼之假借楚子使長壯者相以爲威  
勢以示魯侯北堂書鈔引漢書儀云謁者缺選郎中  
美鬣眉大聲者以補之此吳人取餘皇亦是使長壯  
者二人潛伏於舟側耳若詐爲楚人不必潛伏矣吳  
楚相邇多髭須之人何遂爲楚人異於吳人之形狀  
豈生於楚者皆長鬣生於吳者皆少須也若七年正  
義謂吳楚之人少須故以長須之人爲夸美其意尤

鄙

年十八

**傳**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注**斬得閉門者頭

循按正義謂攝訓為持是也與攝飲之攝同攝飲者手提其榼攝首者手提其頭攝之義同於提故摳衣謂之攝齊

年二十

**傳**齊侯疥遂疔**注**疔瘡疾

循按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疥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瘡也疥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為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疥已是瘡疾何為復言遂疔乎陸氏此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訓也所云

後學之徒指生杜後者顏之推家訓云世間傳本多以疥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豈有患疥轉作瘡乎正義引梁人袁狎云疥當為瘡瘡是大瘡疥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正義申說之云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說文疥搔也瘡熱寒並作疔有熱瘡瘡二日一發瘡今人瘡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齊侯之瘡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疔疥搔小患與瘡不類何云疥遂疔乎之推本仕梁其說與袁狎同皆本之梁元帝耳

此傳記晏子之言而原於諸侯之賓問疾者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疥曰遂疔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已蓋疥癬不已又患疔瘡二者皆小疾而久淹諸侯之賓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侈耳觀其田於沛樂於罍臺則其無大疾可知矣疥癬本不易遽痊因而又患瘡儒者謂病疥惡寒變瘡其說本迂孔穎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發其說尤謬瘡以二日一發為重頻日發為輕若果二日變為頻日其疾已就愈何云以小致大乎傳於許止弑君云夏許悼公瘡飲太子止之藥

卒明瘡小疾飲藥致死為止弑君之定案也此傳云齊侯疥遂疔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明以小疾勞賓所以景公雖有復霸之志而不能也徒沾沾於疥癬之惡寒瘡疾之頻日豈史筆哉袁狎稱疥患疾久疥即疹字說文作疔注不佞獻玉注循按傳謂王位既定而陰不佞以玉獻於王釋文本作王定之非是

二十五年傳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注耻為平子所欺因而自殺

循按半農春秋說云昭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請囚請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叔孫昭子之臣司馬嚚戾獨敢先倡言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殺郈昭伯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婁素有賢名先是如闞蓋婁預知公謀故先如闞以避之及歸自闞而從公於齊人皆謂婁有納公之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嚚戾實爲之首叔孫氏曷爲不戮嚚戾以請罪於公哉彼方任之爲爪

牙焉肯加之以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婁陰指使之而陽爲納公之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志則又諉其罪於季氏若曰臣欲安衆而納公不可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奸慝杜預又從而附會之以爲因祈而自殺叔孫氏尙不能殺嚚戾又焉能自殺以明其志乎預之妄皆若此

二十六年傳甚口

循按甚口指武子之罵也今俗稱善詈者爲口正與此同正義解爲大口未達

二十七年傳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注炮燔卻宛

循按上文國人弗爇令曰不爇卻氏與之同罪於是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此云國人投之言國人投棄菅秆不肯爇卻氏遂弗爇謂不遵令不畏與卻氏同罪前之弗爇尚在猶疑此之弗爇遂弗爇矣令尹炮之謂子惡自殺令尹使炮燔其尸此令尹之炮之非國人也正義引服虔謂令尹炮之一句是鄢將師令眾之辭恐未然

三十一年傳庚午之日始有謫注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

也

循按春官占夢注引此傳謫作適疏引鄭志云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是謫即適氣史記天官書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孟康曰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然則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前四十二日十月十九日庚午日旁先有黑氣史墨因日食推及日食前之有適氣

春秋左傳補遺卷五  
故兼以庚午占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杜云十月十九日鄭云八月十九日三統秣大火初氏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鄭云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本三統秣也末有尾星卽謂終於尾九度也房心尾爲大辰傳云日月在辰尾則尚在大火若已析木則但起尾十度不可云辰尾此十二月朔杜言夏十月以朔策言也鄭言夏九月以節氣言蓋未交立冬則仍九月也若然上推前四十二日在壽星之次於夏爲八月於周爲十月庚午在八月十九日何以爲九月節蓋旣以十月朔爲九

月則八月十九日必無九月節之理當云八月節也八月十九日在八月節九月十九日在九月節越十一日長秣是月大至十月辛亥朔尚在九月中故是日日月在辰尾仍爲夏之九月也抑又考之三統秣春秋昭公卽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殷秣以爲庚午杜氏長秣所推定七年正月庚子朔二月庚午朔正月晦日己巳三統蓋以長秣二月爲正月自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數至定七年正月己巳朔當得二千五百九十八日每年恒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七乘之得二

千五百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三爲定七年冬至距昭  
公三十二年冬至以減前積餘四十一日四分日之  
一則冬至在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爲夏十一月  
十三日加三十日有奇爲小雪在昭三十一年十二  
月十一日又加十五日有奇爲霜降約而計之是十  
二月辛亥朔正在寒露霜降之交知其爲夏之十月  
而實爲夏之九月節仍建戌厥寅乃知入郢之日爲  
庚辰鄭氏學三統秭以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  
步之知此日月在辰尾爲建戌之月有精義也十月  
朔仍建戌則八月十九日爲八月節無疑占夢疏所

引九月節決爲八月節之譌也杜氏以三統爲最疏  
其編長秭但以干支排次昭三十二年至定七年僅  
有定二年五月四年十月兩閏而七年之中僅得八  
十六月大衍於定七年閏正月正月晦日己巳冬至  
則閏在至後亦異於三統三統一歲之分二萬九千  
五百八十五零五以七年乘之得二十萬七千九十  
八零五爲七年周天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除之  
得八十六個月一千三百八十六分以八十一分收  
之得十七日九分自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上  
溯八十六個月十七日九分是當昭三十二年正月



十三日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冬至始建子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小雪始建亥其朔日仍建戌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黃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夏九月陽自子左行建戌陰自子右行厭寅故建戌厭寅鄭云辰與戌對申近庚寅與申對故知庚辰建戌與辰衝厭寅宜與申衝申亦地支須用天干故取申之相近者庚也鄭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蓋二十四時之變十二支間以八

干四維以子左旋則子近癸寅近甲卯近乙巳近丙午近丁申近庚酉近辛亥近壬以子右旋則子近壬戌近辛酉近庚未近丁午近丙辰近乙卯近甲丑近癸申近庚者據左旋言也丑近癸者據右旋言也今羅經二十四山相兼原本於此別有書不用三統不詳之知日月會辰尾爲建戌則不知所以庚辰入郢之故正義謂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又云食在辛亥之日更以庚午爲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何未詳鄭志也其以鄭本三統殊乎長秭所排邪

三十一年傳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注震在乾上

故曰雷乘乾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

循按史墨此言假經以文其邪說非易義也睽成大壯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歸妹成大壯則柔乘剛雷乘於乾是為征凶豈得為天之道易義至春秋襄昭之間不明已甚故孔子韋編三絕作十翼以贊之詳余易學三書

定公九年傳東郭書讓登注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

循按已先乎人不可為遜讓讓與襄古通襄猶驤謂

舉而上騰也故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謂子上騰而左我上騰而右也書堯典鄭注云推賢尚善曰讓廣雅尚舉也高也是讓有舉義與驤同曲禮主人與客讓登與此讓登不同

哀公三年傳鬱攸從之注鬱攸火氣也

循按方言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郭注云鬱悠猶鬱陶也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

興隆

樂圖也夏封其大畧如云何太尉之赫赫也樂圖以  
節其式言晉宋兩晉之間謂之樂也漢書云樂也節  
及公三樂也外之三樂也外之三樂也

主人與容齋登與也齋登不同

姪廷琮校字

善曰蕪蕪無尚舉也高也景齋有舉善與齋同曲齋  
于土齋而衣非土齋而衣也善齋典漢書云善齋尚  
春秋左傳補疏卷五終

